

百年史学经典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傅斯年著



本书以文字资料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论证了中国上古时代族群的分布、发展和融合。虽是未完之作，但几乎每一篇都有其特殊的贡献，都有其开创性的意见和里程碑性的意义，使得本书成为“解释整个中国大古史的一把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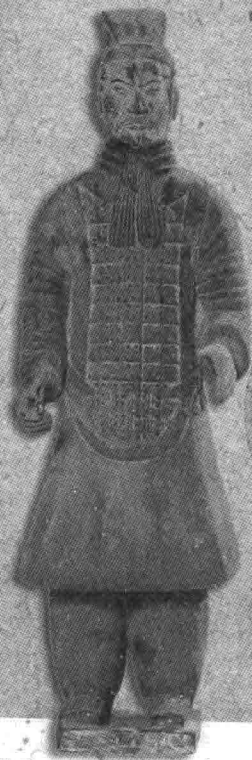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百年史学经典

014059993

K220.7-53
12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傅斯年著



北航

C1746735

上海人民出版社

K220.7-53
12



北航

C17467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傅斯年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百年史学经典)

ISBN 978-7-208-12464-6

I. ①民… II. ①傅…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文集 IV. ①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2006号

责任编辑 楼岚岚

封面设计 时序

· 百年史学经典 ·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傅斯年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4.5 插页 3 字数 338,000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464-6/K · 2263

定价 48.00元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史学，随着二十世纪时局之跌宕起伏，在中西方学术思潮的涤荡交融中，突破旧时代之藩篱，应时而新变，顺势而拓进，迅速转型为一门勃兴的近代学科，“新史学”、“实证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应运而生，往昔艰深之传统史学毅然转向变革之路。其间，大家辈出，一批接受西方新思想熏陶的学界名宿，秉持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在近代史学领域开创出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治学理念，展现出一股彪炳后世的学术风范，在革故鼎新之际，推动中国传统学术焕发出新的生机和魅力。中国近代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亦发轫于此。

读史可以明智，修史利于明道，治史方可治世。回首百年，白驹过隙。二十世纪百年间，中西学术切磋碰撞中所体现的民族自强和创新精神，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和腾飞的今天，愈发生机勃然。经过百年历史洗磨的史学经典，体现的不仅是一代学人圆融通达的治学理念、严谨敦厚的学术底蕴，更是其关注民族精神塑造、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积极探索和主动求变，在倡导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愈发彰显其价值构建和思想导引之典范作用，其影响至今垂范后学、惠及海外。以史为镜，溯源求本，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创新与时代转型之路，亦可从百年前的激扬变革中汲取充足的养分。

本社六十余年来秉持“领跑学术文化 引导阅读潮流”之理念，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史学扛鼎之作，在历史人文板块屡有建树。此次倾力谋划出版“百年史学经典”，遴选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时段史学界之泰斗名宿，择取其奠基开创性史学名著，针对坊间繁多纷杂之版本反复进行比对考量，对因特定历史时期而涉及的部分遣词、地理疆域问题、民

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部分观点，予以原貌保留，并适当加注供读者参阅，务求以最精品之面貌，将最权威之版本呈现予读者及学界，旨在进一步深入探究中华文明之思想根柢，厘清近代史学之发展脉络，张扬传统文化中所蕴含之民族精神，以期在全球化浪潮中砥砺生辉，在世界文化之林重现中华文化之光彩，在温故识史的同时，为未来中国文化之发展导航。

经典存世之意义在于启发民智，进而提升民族素质，其内在价值无论历经何世何时，都值得后人不断发掘和领悟。唯愿本套丛书在传续经典、弘扬国粹方面略尽绵薄之力，不尽之处敬祈诸方家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〇一四年五月

目录

一、夷夏东西说 / 1

1. 亳—商—殷 / 2

2. 夏迹 / 17

3. 夏夷交胜 / 23

4. 诸夷姓 / 30

5. 总结上文 / 41

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1月

二、姜原 / 47

1. 姜之世系 / 47

2. 姜之地望 / 48

3. 姜姓在西周的事迹 / 52

4. 姜羌为一字 / 52

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

三、周东封与殷遗民 / 54

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1934年

四、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 / 61

1. 〔大东小东的地望和鲁、燕、齐的初封地〕 / 61

2. 周初东向发展之步骤 / 67

3. 周公之事功 / 68

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

五、论所谓五等爵 / 71

1. 〔五等称谓的淆乱〕 / 71

2.〔公侯伯子男释字〕 / 80

3.〔既非五等,更无五等爵制〕 / 87

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

附录一 / 90

一、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 90

原刊民国十七年一月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三、十四期

二、《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 / 116

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1930年

附录二 / 149

一、战国子家叙论 / 149

1927年国立中山大学讲义,原载《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册,台湾大学,1952年

二、性命古训辨证 / 189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乙种之五,1940年

附录三 / 341

一、史学方法导论 / 341

原载《傅孟真先生集》,台湾大学,1952年

二、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 378

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

一、夷夏东西说

这一篇文章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二十年春天写的，因时局的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现在把其中的三章，即本文的三章，编成一文，敬为蔡子民师寿。因为本是一部书，所以中间常提到他章，现在改作“别见某文，未刊”。这一篇中的中心思想，是我十余年前的见解，此数章写成亦在数年前。这几年中我没有在这一线上用工夫，所以除字句略加修正及末一节以外，几全是当年的原文。此文本应附图，现在亦来不及作了。

二十三年十月

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以下四章是为求能证明这个设定而写的。先从商代说起，上溯夏后世者，因为后王事迹多，容易看清楚，先讨论他，于了解此文之命意

上似乎便当些。

1. 亳一商一股

一 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

下列数事，合起来可证成本节标题所假定。

甲《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这个故事的意义，可以《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记说明之。

有娥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谿谿。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商颂中所谓“玄鸟”及“有娥”之本事，当即此说之内容。此一神话之核心，在于宗祖以卵生而创业。后代神话与此说属于同源而分化者，全在东北民族及淮夷。现在将此神话之重要材料录于下方。

《论衡·吉验篇》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如大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生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魏志》三十夫余传注引《魏略》同）

《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

一、夷夏东西说

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徐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徐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徐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徐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迺等二人弃夫徐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徐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度，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高丽好大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徐，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有圣□□□□□命驾巡东南下，路由夫徐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菝浮龟”，应声即为连菝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永乐□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

高丽王氏朝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高句骊纪》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徐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鹄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蝮）。王喜曰，“此乃天贶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徐。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立。于是时得女子于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

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炤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巖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馀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乌伊摩离陔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官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馀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

《朝鲜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案，原书已佚，日人今西龙在内藤虎次郎颂寿纪念史学论丛中所作《朱蒙传说》据高丽王氏朝李奎报李

一、夷夏东西说

相国文集中之东明王篇注释辑录成篇，并以朝鲜世宗实录地理志平安道平壤条所载体补订之。此处所引，即据今西龙氏辑文。）夫徐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所御马至鯤渊，见大石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王曰：“此天赐我，令胤乎？”乃收养之，名曰金蛙，立为太子。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迦叶原，土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劝王移都，号东夫徐。于旧都解慕漱，为天帝子来都。汉神雀三年壬戌岁，（四月甲寅。）天帝遣太子降游扶徐王古都，号解慕漱。从天而下，乘五龙车，从者百余人，皆骑白鹤，彩云浮于上，音乐动云中，止熊心山，经十余日始下。首戴鸟羽之冠，腰带剑光之剑，朝则听事，暮即升天，世谓之天王郎。城北清河河伯（清河今鸭绿江也。）有三女，长曰柳花，次曰萱花，季曰苇花，三女自青河出游熊心渊上，神姿艳丽，杂佩锵洋，与汉皋无异。王谓左右曰：“得而为妃可有后胤。”其女见王，即入水。左右曰：“大王何不作宫殿，俟女入室，当户遮之？”王以为然。以马鞭画地，铜室俄成，壮丽于空中。王三席置樽酒，其女各座其席，相欢，饭酒大醉，云云。王俟三女大醉，急出遮。女等惊走，长女柳花为王所止。河伯又怒，遣使告曰：“汝是何人，留我女乎？”王报云：“我是天帝之子，今欲与河伯结婚。”河伯又使告曰：“汝若天帝之子，于我有求婚者，当使媒，云云，今辄留我女，何其失礼？”王愠之。将往见河伯，不能入室。欲放其女，女既与王定情，不肯离去，乃劝王曰：“如有龙车，可到河伯之国。”王指天而告，俄而五龙车从空而下。王与女乘车，风云忽起，至其宫。河伯备礼迎之，坐定，谓曰：“婚姻之道，天下之通规，为何失礼辱我门宗？”河伯曰：“王是天帝之子，有何神异？”王曰：“唯在所试。”于是河伯于庭前水化为鲤，随浪而游，王化为獾而捕之。河伯又化为鹿而走，王化为豺逐之。河伯化为雉，王化为鹰击之。河伯以为诚是天帝之子，以礼成婚。恐王无将女之心，张乐置酒，劝王大醉，（河伯之酒七日乃醉。）与女入于小革輿中，载以龙车，欲令升天。其车未出水，王即酒醒。取女黄金

钗，刺革舆，从孔独出升天。河伯大怒其女，曰：“汝不从我训，终辱我门。”令右左绞挽女口，其唇吻长三尺，唯与奴婢二人贬于优渤水中。优渤，泽名，今在太伯山南。渔师强力扶邹告金蛙曰：“近有盗梁中鱼而将去者，未知何兽也？”王乃使渔师以网引之，其网破裂。更造铁网引之，始得一女，坐石而出。其女唇长，不能言，令三截其唇，乃言。王知天帝子妃，以别宫置之。基女怀牖中日曜，因以有娠。神雀四年癸亥岁夏四月，生朱蒙。啼声甚伟，骨表英奇。初生，左腋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怪之，曰：“人生鸟卵，可为不祥。”使人置之马牧。群马不践。弃于深山，百兽皆护，云阴之日，卵上恒有日光。王取卵送母养之，卵终乃开，得一男。生未经月，言语并实。谓母曰：“群蝇嗜目，不能睡，母为我作弓矢。”其母以革作弓矢与之，自射纺车上蝇，发矢即中。扶馀谓善射曰朱蒙。年至长大，才能兼备。金蛙有子七人，常共朱蒙游猎。王子及从者四十余人，唯获一鹿，朱蒙射鹿至多。王子妒之，乃执朱蒙缚树，夺鹿而去，朱蒙树拔而去。太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神勇之士，瞻视非常，若不早图，必有后患。”王使朱蒙牧马，欲试其意。朱蒙内怀恨，谓母曰：“我是天帝之孙，为人牧马，生不如死，欲往南土造国家，母在，不敢自专，云云。”其母曰：“此吾之所以日夜腐心也。”“吾闻士之涉长途者，顺凭骏足，吾能择马矣。”遂往牧马，即以长鞭乱捶，群马皆惊走，一驛马跳过二丈之栏。朱蒙知马骏逸，潜以针捶马舌，痛不食水草，其马瘦悴。王巡行马牧，见群马悉肥，大喜，仍以瘦锡朱蒙。朱蒙得之，拔其针加倭云。暗结乌伊摩离陝父等三人，南行至淹流，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舟。恐追兵奄及，乃以策指天，慨然叹曰：“我天帝之孙，河伯之甥，今避难至此，皇天后土怜我孤子，速致舟桥。”言訖，以弓打水，龟鳖浮出成桥，朱蒙乃得渡。良久，追兵至。追兵至河，鱼鳖桥即灭，已上桥者皆没死。朱蒙临别，不忍睽违。其母曰：“汝勿以一母为念。”乃裹五谷种以送之。朱蒙自切生别之心，忘其麦子。朱蒙息大树之下，有双鸠来集。朱蒙曰：“应是神母使送麦子。”乃引弓射之，一矢俱

一、夷夏东西说

举，开喉得麦子。以水喷鳩，更苏而飞去，云云。王行至卒本川，庐于沸流水上，国号为高句丽。王自坐蓐绝之上，略定君臣神。（中略）在位十九年，秋九月，王升天不下，时年四十。太子以所遗玉鞭葬于龙山，云云。（下略）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故宫博物院藏本。按《清太祖实录》今已发见者有三本，一名《太祖武皇帝实录》，藏北平故宫博物院，是最初本。一名《太祖高皇帝实录》，是一稿本，涂改数遍，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亦名《太祖高皇帝实录》，藏北平故宫博物院，已由该院印出，此为最后之本。又有《满洲实录》，藏沈阳故宫博物院，已由该院影印，文饰较少，当在故宫第一本及中央研究院稿本之间。今录故宫第一本，而注明沈阳本之异文。）长白山高约二百里，周围约千里。此山之上有一潭名他门，（沈阳本作闕门。）周约八十里。鸭绿混同爱濛三江，俱从此山流出。鸭绿江自山南泻出向西流，直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泻出向北流，直入北海。爱濛江向东流，直入东海。此三江中每出珠宝。长白山山高地寒，风劲不休，夏日环山之兽俱投憩此山中。（沈阳本此下有云，此山尽是浮石，乃东北一名山也。又以下提行。满洲源流，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尔（沈阳本作勒。）瑚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库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沈阳本作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库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沈阳本作以定乱国），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言讫，忽不见。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彼时长白山东南鳌莫惠（地名）、鳌多理（城名。此两名沈阳本作鄂谟辉鄂多理），内有三姓夷酋争长，（沈阳本作争为雄长。）终日互相杀伤。

适一人来取水，见其子举止奇异，相貌非常，回至争斗之处，告众曰：“汝等无争，我于取水处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想天不虚生此人，盍往观之。”三酋长（沈阳本作三姓人。）闻言罢战，同众往观。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华语〔沈阳本作汉言〕金也。）觉罗（姓也），名布库理雍顺，天降我定汝等之乱。”因将母所属之言，详告之。众皆惊异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插手为舆，拥捧（沈阳本作护。）而回。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沈阳本作哩雍顺。）为王，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南朝误名建州。）

如上所引，可知此一传说在东北各部族中之普遍与绵长。此即东北人之“人降”神话，在东北人以外，古淮夷亦有此神话：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

按此虽记秦之祖，然实叙夷淮之祖，因秦本嬴姓，嬴姓在商代，凭殷人西向之势，自岱南出建部落于西北，事见《秦本纪》。淮夷本是东海上部类，《诗·鲁颂》“至于海邦，淮夷来同”是其证。然则淮夷与东北沿海诸族同其人降之神话，本不足怪。且此处之神话，明明归本于颛顼氏，颛顼正是东北方部落之宗神。《晋书》卷一百八（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可以为证。据此考量，淮夷有此神话，正自东北来，即当人之东北一类中也。

然而此一神话殊不以东北为限，殷商亦然。《诗》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谓“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者，据郑笺云：“天使虬下而生商者，谓虬遗卵，有娥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是谓玄鸟之卵，人有娥氏女之腹，遂生商祖。然则《商颂》中此一神话，与上文所举后

来东北各部族中之神话，明明白白是一件事，至少是一个来源。持此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固为不足，持此以证商代之来源与东北有密切关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触与混合，乃是颇充足，很显然的。^①

乙、《诗·商颂》，“宅殷土芒芒。”我们要看商所宅之殷土在何处。自武乙以来所都之处，《史记》称之为殷墟，殷墟正在洹水南岸，今河南安阳境。不过这是后来的话，不足证殷商之本在河北。当更由他法寻求称殷商部族之本土。《吕氏春秋·慎大览》：“亲邾如夏。”高诱曰：“邾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毕沅证之曰：“书武成，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二字声本相近。”然则殷即邾，邾韦卫三字当为一字之异体。今能寻卫韦之所在，则殷土之原来地望可知。卫者，康侯封所受之旧名，康侯之国名卫，并非康侯自他处带去。（若燕之本不在蓟，鲁之本不在曲阜。）而为其地之旧名者，可以下列考量证之。康叔本封于康，故建侯于卫时犹曰康叔，其子犹曰康伯，从此可知卫为昧邦（即诗之沫乡牧野。）之本名，当今彰德卫辉大名一带之地。韦者，一曰豕韦，《左传》哀二十四杜注曰：“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晋白马县当今滑县东境一带，其四围正在古所谓河济之间。《吕氏春秋·有始览》又云：“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此尤明示卫之地望，更由此可知称殷之原来所在。其实殷兖（古作沅）二字，或者也不免是一词之变化，音韵上非不可能。此说如不错，则殷，衣，韦，邾，沅，卫，兖，尽由一源，只缘古今异时，成殊名耳。商之先世，于建业蒙亳之先（说详下。）宅此殷土，则成汤以前先公发祥自北而南之踪迹，可以推知矣。

丙、《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试为“景员维河”之国家设想，最近之海为渤海，最近可能之海外为辽东半岛或朝鲜西北境。相土为商代甚早之先王，在契之后，汤之前，并在王恒王亥之前。以如此早之一代，竟能戡定海外，则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纣殁后，

^① 此节含义已见拙著《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一四至二四页。彼处于本文所引资料外，更及“妣乙”一辞。今承董作宾先生告我：“王国维所释‘妣乙’二文实是‘河’字，其‘箇’一字，则为‘岳’字。”按董说甚确，故删是段。

殷人以亡国之余，犹得凭箕子以保朝鲜，朝鲜如不早在其统治之内，甚难以亡国余烬，远建海邦。然则箕子之东，只是退保辽水之外，“从先王居”而已，犹之金亡后犹在混同江边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犹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①

据以上三事，则最早最可信之史料——《商颂》——已明明告我们，殷代之祖先起自东北方矣！然证据尚不只此。

丁、王恒亦是殷先王世系中甚早者，他与有易有一段相杀的故事。（王国维考之甚确。）按，都邑之名每以迁徙而移，水名则不移。有易之地望可以易水所在推知其概。王恒王亥上甲微三世既皆与有易发生关系，而王恒且为有易虏去作牧夫，则此时殷先公之国境，必与有易毗连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查王国维所证与此事有涉之《天问》十二韵云：

该(亥)乘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易之误，据王考。)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易)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徙营班祿，不但(疑旦之误。)还来？昏微遵迹，有狄(易之借字，据王考。)不宁，何繁鸟萃棘，(疑林之误。)负子肆情？眩(亥)^②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

今更据文义推测此一故事之大略面目。一个故事，每因同源异流之故，化为几个不同的面目。现在看看《天问》中这个故事的面目，果与其他记同一故事者合否。照这十几韵中的含义，大约殷王季是这个故

^① 《左昭》九，“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此当为亳之本土，说详下。又，朝鲜一辞不见六经，按之司马相如《上林赋》，“齐……斜与肃慎为界”，西汉齐国之斜界正为朝鲜，或者战国以来所谓朝鲜，即古之肃慎耶？说别详。

^② 此处眩字疑亦亥之误字。盖上文正说王亥王恒上甲微，下文又说汤之创业，不应中间忽插入舜象故事，如王逸所解者。即使信《国语》：“商人禘舜”之舜字不误，亦应列于“简狄在台誓何喜”之前。《天问》骤看似语无伦次者，然若以“故事系统”论其次序，以韵读定其错间或不错，当知实非漫无连贯者。故舜事无论如何解不当入之此处也。又眩眩二字在篆文虽不可乱，在隶书则甚易讹也。